

中国方言学

第二期

- 在汉语方言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李 荣
- 从晋语定义谈李荣先生的学术思想……………温端政
- 次阴调形成的声学原因……………平山久雄
- 《游历日本图经》汉字对音所见浙川京三个语音层次……………丁 锋
- 汉语方言语音调查研究与字本位……………汪 平
- 吴语字典及吴语语素刍议……………石汝杰
- 苏州话高元音分析及其成因初探……………凌 锋
- 浙江岱山方言特点和内部差异……………方松熹
- 上海话与苏州话、宁波话的音系比较……………薛才德
- 内陆闽语的音变与变音……………邓享璋 李如龙
- 从三本教会材料看厦门方言语音系统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发展……………徐睿渊
- 江西新余方言的轻重音和轻声……………王晓君
- 赣语云楼话的变调……………昌梅香
- 晋方言麻韵三等字演变史……………乔全生
- 东北官话的副词……………尹世超
- 词话考辨二题……………黑维强
- 丹阳方言中所见古白话词语例说……………王建军 蔡国璐
- 论山东方言的“VP没”类句式……………岳立静 王晓红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方言音学

第二版

1. 方言音学的研究对象	1.1
2. 方言音学的研究方法	1.2
3. 方言音学的研究意义	1.3
4. 方言音学的研究现状	1.4
5. 方言音学的研究展望	1.5
6. 方言音学的研究基础	1.6
7. 方言音学的研究条件	1.7
8. 方言音学的研究步骤	1.8
9. 方言音学的研究过程	1.9
10. 方言音学的研究成果	1.10
11. 方言音学的研究价值	1.11
12. 方言音学的研究意义	1.12
13. 方言音学的研究现状	1.13
14. 方言音学的研究展望	1.14
15. 方言音学的研究基础	1.15
16. 方言音学的研究条件	1.16
17. 方言音学的研究步骤	1.17
18. 方言音学的研究过程	1.18
19. 方言音学的研究成果	1.19
20. 方言音学的研究价值	1.20
21. 方言音学的研究意义	1.21
22. 方言音学的研究现状	1.22
23. 方言音学的研究展望	1.23
24. 方言音学的研究基础	1.24
25. 方言音学的研究条件	1.25
26. 方言音学的研究步骤	1.26
27. 方言音学的研究过程	1.27
28. 方言音学的研究成果	1.28
29. 方言音学的研究价值	1.29
30. 方言音学的研究意义	1.3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100026

中国方言学报

第二期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编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方言学报. 第2期 /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7-100-06770-6

I. 中… II. 全… III. 汉语方言-丛刊
IV. H1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212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Ó FĀNGYÁN XUÉBÀO

中国方言学报

第二期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770 - 6

2010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1/4

定价: 23.00 元

编辑说明

本期发表的论文大部分为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3届学术年会(2005 苏州)宣读的论文。所刊出的各篇均通过匿名审稿。

本期的执行编委(按音序排列):

曹志耘 冯爱珍 李蓝 麦耘 周磊

编务:

李琦 聂建民

对各位匿名审稿人以及商务印书馆的支持谨致谢忱。

目 录

在汉语方言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	李 荣	1
从晋语定义谈李荣先生的学术思想·····	温端政	10
次阴调形成的声学原因		
——以吴江方言为例·····	平山久雄	17
《游历日本图经》汉字对音所见浙川京三个语音层次·····	丁 锋	25
汉语方言语音调查研究与字本位·····	汪 平	34
吴语字典及吴语语素刍议·····	石汝杰	40
苏州话高元音分析及其成因初探·····	凌 锋	49
浙江岱山方言特点和内部差异·····	方松熹	57
上海话与苏州话、宁波话的音系比较		
——兼论方言接触对上海话的影响·····	薛才德	63
内陆闽语的音变与变音·····	邓享璋 李如龙	75
从三本教会材料看厦门方言语音系统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发展·····	徐睿渊	83
江西新余方言的轻重音和轻声·····	王晓君	100
赣语云楼话的变调·····	昌梅香	112
晋方言麻韵三等字演变史·····	乔全生	116
东北官话的副词·····	尹世超	121
词语考辨二题·····	黑维强	141
丹阳方言中所见古白话词语例说·····	王建军 蔡国璐	147
论山东方言的“VP 没”类句式·····	岳立静 王晓红	157

在汉语方言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

李 荣(白岩根据录音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提要 1983年5月,李荣先生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开幕式、闭幕式、大会及分组讨论中作了几次讲话,这些讲话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工作安排,以及与地图编写相关的方言调查、方言研究、方言分区、语言地图等问题。为了便于阅读,本文以白岩先生的录音整理稿为依据,根据讲话时间和讲话场合整理成文,以饗学界。

关键词 方言调查 方言研究 方言地图 方言分区

壹 在开幕式上的发言(1983年5月11日上午)

(一) 先讲两件具体的事情。

1. 1956—1957年方言普查,当时要求每省写一概况,出一本书,但这工作没完成。前几年所里一位同志去澳大利亚访问,澳在制一亚洲方言地图,不是语言现象分布图,而是语言分区。他们要求我们分担这一任务,我们同意了。我们如不同意,他们可能要去找台湾。要求全国30幅分地图,地图规格50×36,4开。其中15幅汉语方言分布图,15幅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图,图背面写说明。预计1985年拿出初稿,1987年印出来。希望大家联合起来把这件事做好。

2. 不少地方志要写方言志,山西省准备调查各地方言,编写各县方言志,初步规划每县6万字左右。这计划列到“六五计划”语言学工作中去了。

(二) 再谈三个问题。

1. 方言研究在语言研究中的位置。教学时方言占什么位置,也就是方言研究与

语言研究的关系。语言课教学举方言例子,总是古代的,外国的,自己方言里的例子没有。有人研究古音,但自己的方音都不知道,这就很可疑,不知道眼前的事,怎能搞好古音?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语言课要离开黑板能教,就算不错的了。上次开会有人大讲复辅音,很热闹。我们教音韵不教古音,否则争论不休。我们讲的东西要能验证,讲的东西要否定而否定不了,这样才行。

方言研究是语言研究的具体工作,无论哪一方面,方言研究都是最基本的。语言学的队伍要培养,外国人学语言,派人到该国去学,我们没法做到。不过外国人研究语言总要凭借自己的方言。研究语言非得从研究语音、方言入手。

外国人有三方面值得我们学:第一,到该国去学语言。这一点我们没法做。第二,(没听清)。第三,外国人思路开阔,没有条条框框。

有这样一个理论说:一般声母如有阴阳平的,该方言就不会有浊音,因此有人说普通话的 r 不是与 sh 配对的。但重庆话就管不住了。有人说什么音不许变什么音,这不行,少见多怪。不要受自己方言影响,要多研究方言,打开思路。

2. 方言地图。先从方言和方言的差别说起。有一种差别是词汇性差别。如,南方叫“面”,北方叫“粉”。北京有“龙口粉”,浙江温岭称“胶州面”。还有一种语音的差别,这里不说了。要说的是:语音差别还是词汇差别,分不清。如“箍”,北方说 gu,南方说 ku;“鸡肫”,北方说 zhun,南方说 jun。再如“端”和“掇”。“咳嗽”的“咳”字来源都是入声。《广韵》是去声字,这就不合,我们如果要构拟一个古音,就和《广韵》不同。“蹲”字,浙江、四川、湖南、福建都有阴平读法。“统”,一般方言都读上声,可《切韵》里却是去声,押韵有押去声的。根据现代方言的对应可构拟古音,构拟时不能只依一个方言。叔叔的爱人叫“婶”,即“叔母”的合音;舅舅的爱人叫“妗”,即“舅母”的合音。妗,广东阳上,韵书去声是因为当时浊上已变去了。所以韵书错误很多,不是完全正确。这些是介乎语音和词汇之间的差别,这是“特字”。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不能让来历不同的字进行比较。有些字来历又同又不同,如“宽—阔,端—掇,坍—塌”。研究方言对比应注意。

方言分区是什么意思?光是“听不懂”?这是综合判断,不是科学。应当怎样去划?首先综合判断,即听得懂听不懂。研究的人把综合变成分析,一条一条地列出来,把现象记录下来。但差别多,那一条为凭?要衡量每一条的重要性。如画方言图,同言线(用言比语好,既可指字也可指词)画在地图上,看哪些现象是共同的。如定母平声送气,並母平声送气,群母平声送气,再加上其他塞擦音什么的,这管得很多;但“快”字是上声还是去声,这只能管一个字。有些现象只包括一个字,有的包括

许多字。有人声无人声,人声是否自成一类,这就是很重要的差别。我们挑出一些语言现象来,订出一些条目来,说明这方言的特点。挑出几项来,语音、词汇等,跟综合判断接近,这就好。如跟综合判断完全不合,这就不太妥当。

方言跟方言的边界不太容易搞得清楚,这与早期的人口流动,近期的人口流动,特殊的天灾人祸等都有关。1971年,河南大水,绥平话没有了,说绥平话的人没有了。豫北填豫南,语音完全不同。溧水方言不能以城关人为标准,日本人把城关人全炸死了,城关人都是后来的。

研究方言要了解人口流动,我们要用方言事实来印证历史,如云南人自称是南京人的后裔。方言的分区是指说话人的分区,研究语言的人不能一刀切。边界有天然的边界,如大山大河。福建以流域为界,方言地图要画出来,跟流域地图正好相合,这就是旁证。人口流动,交通、地理情况,是方言形成的重要因素。不能偷懒,先考虑人口流动等,这就是偷懒,把证人变成当事人了。不能简单断言山区方言分歧大,河网一带方言一致,这都不行。

我们研究就要先研究语言现象,然后结合历史、地理。

方言是渐变,如不渐变,就会造成混乱。历史上是渐变,孙子和爷爷能通话;地理上也是渐变,否则出门要请翻译。这给我们带来困难,边界在什么地方?要挨公社、挨大队去找。渐变的地方具有两种特点,以后画图是否用混合色?不能完全用“懂不懂”来划分。有的表面上听不懂,而里头能合得上,明确的界线不可能的。

3. 方言志。曾出过《昌黎方言志》。要照顾传统,用汉字做韵,可以分韵写。各地情况很不一样,要求是一样的。要迎合方言志的要求。《昌黎方言志》准备重印。还有个简志,简志是从详志里抄出来的。山西每个方言志6万字,点的方言没限制,面的就要有个限制。

方言调查最好先从点开始,最后归结到方言比较。如有可能每个人调查一下自己的方言,要搞几个点的详细的。希望前十年(1980—1990)能打好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方言研究不太适应这么大国家的要求,应当订一个规划。现在强调基础工作,如研究语言,选定一些专书,每部专书作详细研究,先编索引。分头做,不搞大兵团作战。

就方言而言,先画图,什么地方难画一些,我们就多花点工夫。我们打算出30部比较详细的点的调查报告。现在,汉语史强调专书研究,语法强调专题研究,方言强调重点研究。《方言调查词汇表》准备重印。光讲外貌搞不好学问。

可以先在《方言》上登出画方言图的标准。

贰 分组讨论会上发言(5月12日下午—5月13日上午)

(有人提到绩溪方言城乡差别很大。)

赵元任写过两篇文章,一是《绩溪音系》,还有一篇是以胡适的话调查的。研究方言,假定该方言内部相当一致,人口流动不能全顾到,全顾就不用研究了。本地人认为是本地人,就可以取得该地资格。

社会语言学很时髦,赵元任一辈子没用过社会语言学这一名词,但他的文章被编到社会语言学论文集里面去了。名称用得太多,只要能连得上,就叫社会语言学。所以讨论问题时要尽量避开名词术语。

研究语言可以假定它相对是纯的,有些特殊的可作个案研究。城乡语言不同,应按语言分界,而且是分色的,点不同就用另一个颜色标,这样就清楚了。方言分区图是对普查的总结,现在有些点是空白,要把它补起来。我们可以用以前普查的成果,如有可疑的,在人力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再作详细调查,准确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并不能一切重来。各地按多少条件分区,可以互相透透底,找几个好条目来划定一个区,可能更好。方言分区能否分层次?那太好了。分区可用“掌中书火”^①的办法,个人说说自己的分区标准。

(有人提到不能只用语音一条标准。)

假定某一同言线确能划出方言间差别,一定会有另外若干条同言线与它走向大致相同,个别小的出入当然也许有的。标准要综合,但具体画到图上去,只可以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不必每条都画上去。如果挑一个孤家寡人,与其他同言线不一致,那就不能作代表。

(有人提到新疆汉语方言的复杂性,有些农场有方言岛,有“广东庄子”、“河南庄子”。)

这次不是完全重来,有可疑的地方才去,尽可能平衡。15幅图中应当有一个新疆方言地图。新疆与内地分区标准不一样,完全可以,体例可以研究,不能要求一律。方言最好不用“派”,用“××音”。我对“次方言”的说法有意见。不用“操”用“说”。方言、片、岛,把“派”让开。如要写新疆方言,先介绍一下“本人五代世居新疆”。我

^① “掌中书火”是用的三国典故,指诸葛亮和周瑜把“火”字书写在自己手掌上给对方看。这里用这个典故是说大家可以先按自己的想法分区,然后再讨论交流。——李蓝补注。

在这里公开检讨,当时没考虑到新疆。

叁 大会发言(5月14日上午)

首先,方言工作最基本地说就是一个点的方言调查。面的调查也是由点开始。方言调查可提供语言的基本训练,从语音、字音的分析到词汇、语法。最好从某一具体方言接受锻炼。如果讨论几千年前的语音,而连自己的语音都搞不清楚,那很难进行。刚开始时,能说明声、韵、调,语音构造,变调情况,古今对比的大致情况,就差不多了。记音的方法进步提高了许多,方言调查的许多人都以为说点理论是高的,摆出事实不难。解放前出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后来台湾又出了《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丁声树、董同龢等参加了湖北方言调查。湖南、云南两报告有“语音特点”一栏,编者不会罗列事实。如玉溪那个县,丁先生记录,杨时逢整理的,丁先生看到了那报告,说杨“真会抄”。他那个东西不行,与事实不合。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得到教训。《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可借来看看,那体例,大致的架子是对的。

要搞方言,你得先把自己的方言捋一捋,某个声母有几个来源,韵母有几个来源。每个点都要做好这些工作。我写文章,如人家说只罗列事实,我认为是表扬。如罗列事实都不会,那你这个理论怎么搞得?物理、化学的实验结论都是现成的,但未来的化学家就出在里头,这些基本的东西先得学会。

前人的东西要看看,如前后无矛盾,前后照应得好,那就是理论。例如:汉语为什么要分声韵调?说不上来。你拿英语音节来分析一下,看能不能,你就知道声韵调为何要这样分。

西方与中国不同,中国一个字都有意义,字不是单纯书面上的。语言中,字是一个语音单位。为什么广州 u 介音要归到声母中去呢?因为它拼的字少。所以有人说北京话有 u 介音,广州话没有,这是不对的。

我们方言调查先得记字音的结构,我们方言调查不是一张白纸,不需要从头来。王辅世研究苗语,曾从外国教师侯顿斯学方言,说那教师好。他调查苗语时说,要有一个苗语的《广韵》就好了。我们如用《广韵》来调查方言,那就容易得多了,不从来历上看,不能很快搞出来。《简表》上当了,不好调查,北京音管不住,只有《广韵》管得住。董同龢用休斯敦方法搞了好多时候,还不知道搞全了没有。如不用《字表》,你不会比字,走不动,走了很多弯路。分重组有什么用?这不用你知道。王辅世研究

苗语,货真价实,他既能记音,又能通话。

有点学问的人不怕提意见,只有纸老虎不能捅,真老虎不在乎。赵元任 1973 年回国,带回来《通字方案》,一片赞扬声。我略提几条,他马上拿笔来记。人人都爱捧,但你捧得不是地方,反而是骂他,就比如说一个老头儿“瓜子脸”。

字调查后,做个同音字表,每个空格都要问问,难字可以忽略不管它。可按《词汇》的条目来问,要会用它。方言调查搞字音,就是让你学会音的构造。学问要能直言之,一条一条地说,只有老手才能意会。如第一步不学,只学第二步,那不行,刚学时要按部就班。“影疑”二等字只有几位“贵客”。天下做学问,没有终南捷径,经验不够的话,不能离开《字表》。如果你记了几千个词汇,几个声韵调都搞不清,那怎么行,就是这个原因。《字表》记了,还要用《词汇》来补充它。

我们如果想知道方言分界,挑几条主要的问问就行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许多事实了。

走弯路不可避免,初学者不能假定都会。但也不能以点的记录为满足,最后还要扩大到面上去。点的工作做细一点没关系。面的工作讲究有对应,可参看《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按部就班,什么都可学会。

有的行家写的方言著作,可指责的地方很多。“行家出大篓子”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票友”,不是科班出身。要能对上,什么地方叫“狗”,什么地方叫“犬”。再如,“箍(gu-ku)”,“窠-窝”,“锅-镬-鼎”,“筷子-箸”等。

研究浙江方言,不能光说杭州如何,宁波如何。首先要罗列事实,走“下策”。只有下策才是上策。

搞音韵学不必言必称希腊罗马,要和眼前的事实联系上。老师无意中在卖弄,卖弄的东西不是真的,说得天花乱坠,又不做练习,有什么用?

方言调查中面的要对得上,对不上就无法下笔。因此方言调查首先要搞点的调查,面的调查材料不怕少,主要要能对得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只有 64 个点,每个点都能对得上。

第二,基础工作后,再面临两项具体任务。汉语方言分区图,要把已经有的东西画在图上,看弱点在什么地方。了解得不够,这回就尽可能地去补充。别的人哪些地方有毛病,对一对。原来材料不够细,我们再弄细一点,如吴语边界,拿县做单位,也行。城里调查得很好了,乡间不知道,那很可以了。假定什么地方说得更清楚,为以后创造一些经验,如南通、靖江与普通话有些什么区别。但这次不要求。

关于人力,想法是,大兵团作战恐怕不行,一哄而上,浪费巨大,效果也差极了。

在座的工作做得很多,如果解除三个人的工作就能把地图工作做好,那能办到。事实上不可能,不现实。有些人教学任务忙,或有其他工作,不要因此而放下自己的工作,招兵买马,成立什么班子。工作能力越低,思想工作越大。我们不希望大兵团作战。江苏、上海编的质量很差,词汇都不记音。

这一行不容易学会,没有多少人能干。个案考虑可以,“鸭嘴磨尖鸡行散”^①,现在主要靠自己干,合适的就物色几个。

方言分区怎么分,提的意见很多,有人说音类的差别比其他重要,语音的差别管的字多,笼统地可以这么说,具体不行。如黄典诚提出近指、远指,到底能管多大范围?不管你用语音、词汇、语法哪一条标准,只要是语言事实,能摆到桌面上来,就行。

分区分几步:①综合判断;②分析判断。

特点识别是可以的,但不能找一个该方言特有的。如“箸”很好,中国人吃饭都用筷子。音值也很重要。浙江、江西“鱼”读ie。

总的讲,音类比音值重要,语音比语法、词汇重要。但具体的可以不是这样,小字眼儿差别很大,如这个、那个,我、你、他。有人回去不讲哪个重要,而说从哪儿划。方言渐变,同一个县内两个不懂的语言,他们一定要同时会两种,否则没法活下去。如果哪个方言的人会说好几种话,或说双语,划方言就不能一刀切,都是渐变。如过渡地带是一条线,那是边界;如是一大片,那就得另立一个区了。同言线大多不止一条与之吻合。河南绥平,江苏溧水,湖广填四川,郎溪,皖南有一官话半岛。我说我是芜湖人,要别的芜湖人都承认我是芜湖人,那我就够格。上海人可以分成各种派,但外地人他不承认你,要本地人承认。老年人话过时,调查要反映现实,这是对的。不过老年人最能代表本地特点,中年人越来越简化,受普通话影响增多,自发的增多可能没有。

推普是一回事,方言调查是一回事。方言的发展方向,越来越接近城市范围,语言最势利,解放后不成为社会身份的标准。老革命,江西湖南调都有,陈伯达说福建话,要翻译。

研究方言不能找年轻人,经不住盘问。要拿复杂的做标准,不能以简化的做标准,前者省事些。如上海话多数人分尖团,就按分尖团的,然后交待一句,大多数不

^① 这是一句流行于浙江南部的俗谚。平常而言是鸭的价格比鸡贵,因此,无需把鸭嘴磨尖来充鸡卖。之所以“磨尖鸭嘴”,是因为鸡价一时比鸭高。但等你把“鸭嘴磨尖”时,鸡价却又贱了,行市散了。李先生在这里引用这个俗谚的意思是说,地图集的工作需要有经验的人做,现学来不及。(等他学会时地图已经画好了。)——李蓝补注。

分,就省事多了。年轻人内部差别大,最好调查年长的。如有余力,调查祖孙三代,那当然好。一开始不能研究那混合的,先研究纯的,用纯的来衡量那不纯的。内部不一致的现象很多,但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去调查,中国十亿人,不可能,当然所有的纯都是相对的。

方言岛问题,某地有没有,都值得记录,但不可能每个方言岛都研究。

人口流动应记录,地理关系应记录,但我们不是研究人口、地理,如徽州山区,但云南也是,还有四川。人口流动,首先看有没有语言的影响,我们记录语言的异同、差别,用历史来解释。我不认为调查年轻人的话是好的,对推普也是这样,不要调查那已经学会普通话的人。

方言志,《昌黎方言志》的经验是:详细调查一个点,碰巧找上门来。当时县市合并,有一校长来找语言所帮忙,他不会,请我们去,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头热,这最好。方言假定我们点的工作做得很好,他要方言志,那坐下来就写,很容易。他找你,你才能抬高身价,单相思不行。如果各县尚没有这个要求,你先做点的工作,不能凑着他。外头不求,我们先下基础工夫,求上门,再下工夫编方言志。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体会某人意思,揣摩某个意思。不讲轰轰烈烈,不讲大兵团作战,要反映出水平来。现在老想着规模,那不行。我们搞方言是专业,不是“玩票”、“下海”,要讲究实效,要能反映现在的水平。

肆 闭幕式发言(5月15日晚)

(关于地图集的工作进度。)

1. 把各省的划分标准寄给我们。
2. 1985年底要交草稿,1984年8月要将图交给我们。要办一个通讯。1984年6月底交班。

(华东片交流。有人提出稿件交付问题。)

1985年底付印,要交给专业出版人员。1985年4月起要陆续交稿,各省的稿子1984年要出来。要方便可到北京,或到下面去。1984年底要完成,有问题的可晚一点,发到1985年底为止。

我们的召集人是邓力群(中宣部长),年底肯定要见分晓。教育部不行,当年的教育部是胡乔木,现在的事情多如牛毛,管不过来。

(关于中国语言地图集工作的通讯稿。)

通讯稿是实质性问题,有什么方言岛,什么地方应怎么划分。要求大家写稿子,流水账形式,不要讲究修辞,如安徽宣郎广方言半岛。第一步要迈开,提供这类稿子,然后搞个征稿启事。我们先发给会员,以及从事这工作的人,不公开出售。油印,不保密,文章不要写太多,两件事写两回都行,一个题上写三件事也可以,先少写一点,不然我这通讯老出不来。以两千为限,我们打印,分寄给各地同行。寄稿子时,信封上写地址,稿纸上也要写地址,写在头上。

Speech on the 2nd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Dialect Society

LI Rong(sorted out by BAI Yan)

Abstract Prof. LI Rong gave several speeches on opening or closing ceremonies and meeting discussions on the 2nd annual meeting of CDS in May 1983. The speeches are about the regular arrangement of *Languages Atlas of China*, the relative dialectal fieldworks or researches, dialects' classification or distribution and languages atlas etc. According to Bai Yan's records, it sorted out on times or occasions.

Key words dialect fieldworks, dialect researches, dialect atlas, dialects' classification or distribution

从晋语定义谈李荣先生的学术思想*

温 端 政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提要 从李荣先生给晋语所下的定义,探讨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侧面。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壹 一个经典性的定义;贰 晋语定义的事实基础;叁 深远的影响;肆 结语。文章认为,从李荣先生给晋语所下的定义,可以窥视先生一贯的治学思想:严谨、务实而又具有创新精神。

关键词 晋语 定义 学术思想

今年正值李荣先生 85 诞辰,会议把研究李荣先生的学术思想列为内容之一。我想借此机会就这一方面谈一点粗浅体会。

李荣先生的治学领域非常宽阔,涉及普通语言学、语法学、文字学、辞典学等语言学的方方面面,当然,贡献最大的还是音韵学和方言学。尤其是方言学,著作最为宏富,影响最为深远。全面、系统地论述李荣先生的学术思想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有待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本文只想结合笔者比较熟悉的晋语研究,从李荣先生给晋语所下的定义,探讨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侧面。

壹 一个经典性的定义

关于晋语的定义,是李荣先生在《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年第1期)一文里提出来的:

我们还要把“晋语”从“北方官话”分出来。“晋语”这个名目好像平常用作

* 本文提纲曾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3届年会(2005,苏州)上交流过。后经整理补充成文。

“山西方言”的意思。作为学术名词,“晋语”跟“山西方言”应该有区别。“山西方言”着眼于地理,指山西省境内的方言。我们用“晋语”着重在语言,指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

这段论述,明确地把晋语定义为“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这个定义包含着三个要点:

① 规范了“晋语”的名称,把“晋语”和“山西方言”区别开来,指出“晋语”“着重在语言”,是学术名词;“山西方言”着眼于地理,指山西境内的方言。

② 规定了晋语的地理范围:“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

③ 规定了晋语区别于周边方言的语言特征:“有入声。”

时过二十余年,依然表明这个定义是完全正确的。

诚然,有些学者指出,晋语这个名称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

王福堂先生指出,最早提出晋语的是英国学者富励士(R. Forrest)。1948年,富氏在《汉语》(*The Chinese Language*)一书中以晋语指称分布在我国西北甘肃东部、山西和陕西一带的方言。它具有下列语音特点:

① 鼻音声母有失去鼻音成分的倾向: $m, n, \eta \rightarrow m^b, n^d, \eta^g$,如文水话“母” $m^b u$;

② 有入声,收 $?$ 尾,如太原话“麦” $mie?$;

③ 塞音塞擦音声母的送气成分强烈,如兰州话“皮” $p\dot{c}i$;

④ 鼻音尾韵失落韵尾后转化为鼻化韵,如太原话“炭” $t\dot{\alpha}^?$ 、“桑” $s\dot{o}$;

⑤ 知照组合口韵字声母转为唇齿音声母,如西安话“猪” $p\dot{f}u$ 、“出” $p\dot{f}u$ 、“水” fei 、“如” vu 。

在这之后,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硕士论文《晋语诸方言的比较研究》也提出晋语这个名称。该文发表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1976年第12期和1977年第13、14期上,是关于山西省朔县、五台、汾阳、安邑(今属运城市)等方言点的调查研究报告。

现在来看,富励士的“晋语”缺乏对语言事实的全面调查和对共时语音特征的准确概括。富励士曾说明,他把这个地区的方言叫做“晋语”,完全是出于历史的兴趣,他所说的晋语的分布地区和春秋时秦晋两国的疆域相近^①。而桥本万太郎所提到的“晋语”,乃是山西方言的别称,不涉及方言分区问题。

从共时的语音特征来看,能把晋语从北方方言中分立出来的,只有“有入声”。

①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第98—99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